

中国哲学史新编

第四册

1981年修订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0年修订本

第一册

冯友兰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5,000字

1964年6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3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000

书号2001·209 定价1.45元

自序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

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作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

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冯友兰

1980年8月

目 录

自 序

全书绪论	1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1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2
第三节 写的历史和史料	7
第四节 什么是哲学?	9
第五节 理论思维和形象思维	16
第六节 哲学与世界观	25
第七节 哲学中的主要派别	28
第八节 哲学和哲学史	33
第九节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殊任务	35
第十节 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	39
第十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45
第一册绪论	48
第一章 商、周奴隶社会的兴盛与衰微——	
商代和西周时期(公元前 16 世纪至	
8 世纪) 宗教天道观的变化和古代	
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58
第一节 商代奴隶和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 科	
学知识和技术工艺的进步	58

第二节	商代的阶级对立及奴隶主阶级专政 的精神工具——宗教	60
第三节	商末阶级斗争及商周民族斗争的激化	61
第四节	周公旦巩固奴隶制的措施	63
第五节	周公旦对于奴隶主的天命论的补充	66
第六节	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 思想的萌芽	70
第七节	西周奴隶制的衰落及宗教神权的动摇	77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由奴隶		
	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79
第一节	大转变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79
第二节	大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82
第三节	大转变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 奴隶身分的解放	84
第四节	大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 主贵族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86
第五节	春秋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神论 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法”与“礼”的斗争	88
第六节	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活跃和思想战线上的 “百家争鸣”	93
第三章 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晋文的霸业		
第一节	齐、晋两国在春秋时期的地位	99
第二节	齐桓公与管仲	100
第三节	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	104
第四节	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	105
第五节	管仲“尊贤育才”的政策	107
第六节	管仲对于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108

第七节 管仲“富国强兵”的政策	109
第八节 管仲对诸侯国的关系的政策	111
第九节 晏婴的折中、调和论	112
第十节 晋国第一次封建化的改革——“郭偃之法”	117
第十一节 晋国的第二次变革——赵盾和“夷之搜”	121

第四章 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丘对于古代

精神生活的反思	124
---------------	-----

第一节 孔丘的阶级立场及其对于周制的态度	124
第二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 关于“仁”的理论	129
第三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 关于“礼”的理论	135
第四节 孔丘对于古代道德生活的反思—— 论完全的人格	145
第五节 孔丘对于古代宗教生活的反思	151
第六节 孔丘对于古代文艺生活的反思	157
第七节 孔丘对于古代学术生活的反思	163
第八节 孔丘对于他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反思	166

第五章 邓析与子产的斗争，名家的起源 173 |

第一节 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改良路线	173
第二节 邓析反对子产的改良路线的斗争	178
第三节 关于伪《邓析子》	181

第六章 春秋末期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中的唯

物主义和辩证法	184
---------------	-----

第一节 春秋时期军事上的“礼”与“非礼”	184
第二节 孙武和《吴孙子》	186
第三节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187

第四节	辩证法思想在孙武军事思想中的表现	189
第五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	192
第六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计然的经济政策中的表现	194
第七节	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商人思想中的表现	198
第七章	墨翟和前期墨家的哲学思想	200
第一节	大转变时期独立手工业的兴起	200
第二节	《墨子》其书和墨翟其人	201
第三节	墨翟对于劳动和劳动成果的重视	203
第四节	墨翟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方式的批判	205
第五节	墨翟关于“尚贤”、“尚同”的思想	208
第六节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和经验主义的真理论	210
第七节	“兼爱”、“非攻”的阶级调和论	216
第八节	主张“天志”、“明鬼”的宗教思想	220
第九节	前期墨家向后期墨家的转化	224
第八章	晋法家思想的发展	226
第一节	晋法家和齐法家	226
第二节	魏国进一步的改革——李悝“尽地力之教”和《法经》	227
第三节	韩国进一步的改革——申不害的“术”	231
第四节	赵国进一步的改革——赵武灵王“易胡服”	234
第九章	道家的发生与发展和前期道家	239
第一节	所谓“逸民”	239
第二节	杨朱的“为我”思想	243
第三节	《庄子·天下篇》论道家发展的阶段	248
第四节	《老子》、《庄子》中的全生保真的思想	249

全书绪论

第一节 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就其第一个意义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例如我们说：“历史的车轮”，“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潮流”。这里所说的历史都是就历史的这个意义说的。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它好象是一条被冻结的长河。这条长河本是动的，它曾是波澜汹涌，奔流不息，可是现在它不动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好象时间对于它不发生什么影响。它和时间没有什么关系，时间对于它真是不发生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乱、大改组，秦汉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永远是事实，到了现在没有变，以后永远也不会变。这不是说，中国社会不变，只是说，这个历史事实不会变。它已经与时间脱离了关系。中国社会是经常在变的，但是那些变一成为历史，它们就不变了，也不可能变了。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就是说，都有它的历史。地球有地球的历史，月亮有月亮的历史，太阳有太阳的历史。但是一般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家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是地质学家所研究的。太阳的历史是天文学家所研究的。那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

历史家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写的历史。这是历史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严格地说，过去了的东西是不能还原的。看着象是还原的，只是一个影子。历史家所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与本来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是原形和影子的关系。本来历史是客观存在，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一切的学问都是人类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认识，一般地说，充其量也只是相对真理。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符合。所以自然科学永远要进步，自然科学家永远有工作可作。写的历史也永远要重写，历史家也永远有工作可作。

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表现在不承认有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认为历史好象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任人随意打扮。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真理可以随意瞎说。为了纠正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必须强调指出本来历史的客观存在。

第二节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写的历史的目的是摹绘本来的历史。它不要摹绘本来历史的细节。摹绘细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要发现本来历史的过程中的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环节及其发展的

规律。这些东西都是本来历史中所固有的。写的历史不过是加以指出和说明。

恩格斯曾经用否定之否定这个辩证法的规律说明西方哲学史的全部发展,他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自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8页)。

列宁也用圆圈形象式的原则说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411页)。在这个程序中,霍尔巴赫是唯物主义原来的肯定;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他的体系是唯物主义原来肯定的否定。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这是否定的否定。列宁在谈这个圆圈原则的时候,在括弧里面加了一句话说:“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同上)可是列宁在下边所列的古代,文艺复兴时代和近代,这三个时代的哲学发展程序,跟人物的年代先后顺序,正是相符合的。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辩证逻辑,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的发展,照逻辑说,是通过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进行的。事物在历史上的实际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列宁按照哲学发展的规律,指出西方哲学

发展的螺旋式的曲折的路线。他这样指出的时候,不是照着人物的先后为顺序的,所以他说:“不!”。但是他还是提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人物的名字,而这些人物的年代先后的顺序,也正是跟哲学发展的逻辑相符合的。这就是逻辑程序和历史程序的统一。

马克思也谈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3页)。这里所说的现实运动以及材料的发展形式,就是历史的东西。可是“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好象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逻辑的东西。它是跟历史的东西一致的;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马克思只是在作出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所已经引证过的)。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经真正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全部就是如此”。(《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4页)这里所说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是逻辑的东西。历史实际的过程是历史的东西。这两种东西是一致的。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历史中的逻辑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个表现是跟历史的偶然性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只能在偶然性的堆积中表现出来；一般必须在个别中表现出来。个别不存在，一般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中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没有历史中的必然性的东西。

历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个别中抽出一一般，从偶然性的东西中抽出必然性的东西。上面提到马克思所说的话：“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这里所说的结构，就是科学的理论结构，其目的是把历史发展的过程，观念地反映出来。譬如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也是讲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所讲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是一般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当然也必须以个别民族，个别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材料。但是，也正是象马克思所说的，“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它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也说到，在研究经济学史的时候，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写政治经济学史，唯一可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他接着说：“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2页）。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所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上的古典形式或典型。它

所注意的，是一般的具有必然性的要素。它的研究虽然也从个别的具有偶然性的事物开始，但是，在它已经抓住这些事物的典型的时候，它就摆脱了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把实际的历史修正过了。

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正是相反。它的任务就是如实地摹绘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这些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的东西。写的历史不摆脱这些偶然性的东西，而正是要对它们的发展的过程加以摹绘。它当然不只停留在这些摹绘上，而还要对于这些过程加以分析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它不是要离开个别的偶然性的事情而专讲一般性的必然的规律，而是要在摹绘这些事情中表现其中的规律。它不是把这些规律“观念地表现出来”以成为一个理论的结构。如果那样，它就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了。

因为一般必然存在于个别之中，必然性必然表现于偶然性之中，历史学对于个别和偶然性的事情的事绘和分析，就可使人们看出来，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历史学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这些原则适用于一般历史学。哲学史也是历史学的一种；这些原则对它也是同样适用的。相对地说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以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胜利。但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史中，在同一民族的哲学史不同阶段中，这个斗争和转化各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是说，哲学史的这个一般规律，在具体的历史中，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也有变化多端的形式。必须通过这些内容和形式，这个一般规律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

必须对于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律的意义，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

第三节 写的历史和史料

本来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还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包括一些当时的文字、器物和较早的记载。统名之曰历史资料，简称为“史料”。任何一门学问，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需先作调查研究的工作。研究历史必需从收集史料开始，继之以审查史料、分析史料，然后把所得结论写出来。这就是写的历史。

我们对于本来历史的知识，是以充分的史料为根据。在建筑工程方面，任何大的建筑，都必须把它的基础建立在原始的岩石上。在历史学方面，原始的岩石就是原始的史料。历史学中的论断都必须以原始史料为根据。

只有根据充分的史料，才可以认识历史的发展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永远是我们的方法和指南，但不是一个预先提出来的结论，只等待我们用历史的事实加以说明；也不是一个预先布置好了的框子，只等待我们把历史的事实填放进去。它一方面是资料的统帅，一方面又有待于资料把它形成。上边提到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也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不是预先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一个框子，而是在研究历史事实发展的过程中，在说明了各种经济现象以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这就更可以说明这个规律的普遍性。

研究哲学史可以凭借的最好资料，当然是以前的哲学家们的著作。这是最好的资料，因为它是第一手的资料，是从以前哲学家